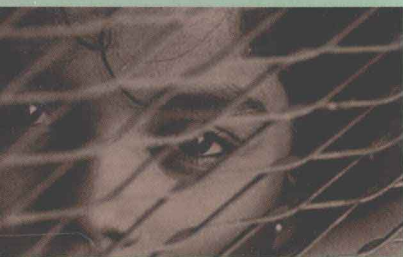


女孩

PETROPOLIS



自由狂奔

如果你喜歡米蘭昆德拉、赫拉巴爾，你會驚豔於這本小說！
將貧窮、噩運和陰影拋在腦後
放膽奔向嶄新的未來！
靈動輕巧的筆觸下湧現對生命的熱情
「事情不會再壞了」的了然與沉著
俄裔美籍新世代
最受期待的作家
最直指人心的聲音

安雅·尤利尼奇 —— 著
韓宜辰 —— 譯

Anya
Ulinich

美國國家圖書基金會
傑出青年作家獎
戈柏猶太小說
新秀作家獎
薩米·羅爾猶太文學獎
決選入圍



PETROPOLIS

女孩 自由狂奔

Anya Ulinich

安雅·尤利尼奇

韓宜辰——譯

女孩自由狂奔 / 安雅·尤利尼奇 (Anya Ulinich)
著；韓宜辰譯。——初版。——臺北市：麥田，
城邦文化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98.06
面： 公分：—— (Addition 靡小說；12)
譯目：Petropolis
ISBN 978-986-173-520-7 (平裝)
874.57 98008358

Petropolis © 2007 by Anya Ulinich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Irene Skolnick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Addition 靡小說 12

女孩自由狂奔

作者 安雅·尤利尼奇 (Anya Ulinich)

譯者 韓宜辰

選書 陳蕙慧

責任編輯 祁怡瑋

封面設計 黃思維

副總編輯 戴偉傑

總經理 陳蕙慧

發行人 涂玉雲

出版 麥田出版

地址：10061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886-2-2356-0933 傳真：+886-2-2351-9179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地址：10483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4樓

網址：<http://www.cite.com.tw>

客服專線：+886-2-2500-7718 | +886-2-2500-7719

24小時傳真專線：+886-2-2500-1990 | +886-2-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9:30-12:00 | 13:3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2508-6231 傳真：+852-2578-9337

電郵：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M) Sdn. Bhd. (458372U)】

地址：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6-2833

麥田部落格 <http://ryefield.pixnet.net>

排版 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初版 2009年6月

售價 320元

ISBN 978-986-173-520-7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PETROPOLIS

女孩 自由狂奔

Anya Ulinich

安雅·尤利尼奇

韓宜辰——譯

第一部

Part One

石棉二市有個女孩
在水泥半管中做愛
在無名的墳墓間
壓抑的知識分子後代

1 質樸感

波狀起伏的欄杆沿著一條無名的街一路延展，直到橫越另一條無名的街。欄杆盡頭是六棟等距的磚造樓房和一間雜貨店。樓房的屋簷下方，一公尺高的大字寫著：「光榮歸於／蘇維埃大軍／飯後／刷牙／歡迎來到／石棉二市／模範市鎮」，當初寫標語的人爲了把這幾個色澤斑駁的紅字漆上磚體結構的間隙，不得不優先考量每棟樓面有限的磚塊數，標語的意義就只好將就了。

一九九二年秋天，盧伯芙·亞莉山卓芙娜·葛登堡決定替她十四歲的女兒找一項課外活動。

「知識分子的孩子下午回家後可不會遊手好閒。」葛登堡太太如是宣稱。

她很希望讓莎夏彈鋼琴，但葛登堡家裡並沒有鋼琴；而在莎夏和她母親居住的兩個擁擠房間裡，根本也放不下一架假想中的鋼琴。

葛登堡太太的第二選擇是小提琴。她喜歡想像莎夏略轉過身的黑白側影，不過要去掉那卷曲劉海：這就是莎夏在練小提琴。不難看出，我們日益嚴苛的生活裡仍有藝術空間……她幻想在給葛登堡先生的信裡這麼寫，只不過她並沒有葛登堡先生的地址。但當錢花了、小提琴到手了之後，接連三位老師都宣稱莎夏毫無音感，孺子不可教。

「她的耳朵被熊踩了。」葛登堡太太對鄰居抱怨。莎夏則思索著熊的重量——如果耳朵被這種動物踩了，她的頭會不會像顆胡桃那樣碎掉？

「身體坐直，莎夏，」葛登堡太太說：「嚼東西時把嘴巴閉上。」

然後是芭蕾舞和花式溜冰課的徵選，但就連葛登堡太太也知道，莎夏對這兩項活動更沒天分。在她們最後一次的溜冰徵選後，回家途中葛登堡太太一語不發，情緒緊繃、心情沉重地走在

莎夏前方兩步。莎夏在母親身後，步履艱難地在雪地裡走著，一邊凝視街燈。她想從雪花在燈下飄舞的軌跡看出風向，但雪花似乎飛向四面八方。仰頭凝望的莎夏一腳踢上路邊，跌了個狗吃屎。葛登堡太太再也受不了了。

「我告訴過妳，不要那麼大步走路。妳知道妳走起路來是什麼樣子嗎？看！」葛登堡太太用力揮舞雙臂，大大踏出一步。「看到沒？就是這樣妳才會一天到晚跌倒！被自己的腳絆倒的！」

莎夏站起來，拍了拍衣服。外套右手袖子的前半截都是雪，想到雪融時會有多冷，她就忍不住打顫。

「我給妳個忠告吧！」葛登堡太太尖聲說。「走路小心點！妳真該照照鏡子，看看妳走路的模樣！」

莎夏醒了過來，望著天花板上的水漬。好一陣子，她就這麼雙眼無神地發楞，然後才讓生活的恐怖慢慢滲入，取代早已遺忘的夢痕。今天是寒假的第一天。水果日。

葛登堡太太替莎夏訂定了新的節食計畫：每個星期有六天吃正常食物，一天只吃水果。水果就是指冰箱底部一個乾得發皺的摩洛哥柳橙，以及母親說還有更多柳橙的承諾——因為柳橙是西伯利亞寒冬裡唯一的水果（如果幸運的話）。葛登堡太太不是已經去上班，就是去什麼地方找柳橙了，她的床鋪整齊，像展示家具。

莎夏下了床，走向廚房。覺得自己似乎有了些許不同的她，用底部結了層鈣的公用水壺燒水，拉了一把椅子到碗櫃前。碗櫃上層的角度裡有她母親的一罐印度即溶咖啡。莎夏在杯子裡放

了四匙咖啡顆粒和四匙糖，然後注入水。下一站是冰箱。她母親已把所有屬於葛登堡家的食物藏了起來，但其他房客的東西還在。

莎夏找到包在牛皮紙裡的一小截燻香腸、一顆蛋、一塊黑麵包和半罐煉乳。她做了燻香腸蛋捲，搭配滾燙的咖啡，點心是麵包加煉乳。少許煉乳從麵包的孔隙間滲漏，滴得到處都是。「喵的！」莎夏罵了句，一面舔掉手指上的煉乳。舔乾淨後，她又弄了杯咖啡，回到冰箱。

莎夏決心享受假期。再過六天寒假就要結束了，她的同學會在石棉二市十三號國中門口，等著從她手裡搶走書包，讓她仰天一跤跌在結冰的樓梯上。哈囉，醜女！想現在就死還是再等一下呀？她得像從糖霜上把生日蠟燭拔出來那樣，從深深積雪裡拔出課本和室內鞋，再趕去上課。

莎夏從冰箱深處挖出史提龐諾夫家的那口珐瑯鍋，打開鍋蓋。鍋裡的幾小塊雞肉浮在發綠的高湯裡。她就著鍋子喝掉高湯，簡短地想像著把十三號國中裡發生的事告訴她母親的情形。當然，她絕對不會那麼做。笨拙的女兒還沒開始上代數，鼻孔裡就先戳了根冰柱，這種事並不屬於葛登堡的世界。葛登堡太太會憑著純粹的意志力，想盡辦法讓莎夏免於當場蒙羞。這表示問問題——「他們為什麼那樣對妳？」——和提出建議——「或許妳得再友善一點。我注意到妳沒交上女生朋友。」各式各樣的減肥餐會從那疊過期的《Burda》流行雜誌裡出現；布滿尖角、專治扁平足的橡皮墊可能又會從洗衣間裡復出。莎夏很清楚這些辦法都會失敗，最後她會見識到母親覺得有多恥辱。

她又倒了一杯咖啡。現在沒甜點了，只有一個舊蜂蜜罐，裡面裝滿喉糖。從莎夏有記憶以來，那些喉糖就一直在冰箱裡。她試著打開罐蓋，但蓋子已被蜂蜜黏住。喝了太多咖啡的莎夏，抖著雙手把罐子往洗碗槽裡一摔，用水沖掉碎玻璃，把一大塊黏成一團的薄荷糖放進嘴裡，直到

融成半透明的綠色薄片。

喝完第三杯咖啡後，糖就用光了。接近中午時分，在石棉磨坊上班的鄰居快要回家吃飯了。莎夏把碟子丟進洗碗槽，從冰箱裡拿出那顆柳橙，撕掉上面鑽石形狀的標籤，爬回床上剝開，皮就丟到床頭板後方，然後開始吸吮酸溜溜的果肉，一面看凡爾納的書直到天黑。

六點時她聽到玄關響起母親的腳步聲，幾秒鐘後又聽到廚房裡有人高聲互罵。其實也不能算是高聲互罵，因為就只有那個鄰居在吼叫，葛登堡太太從不提音量，她可不會失了身分。莎夏知道母親只是面色蒼白、無動於衷地站著，就像被綁在樹上的聖賽巴斯蒂安。

「妳不讓那孩子吃東西的嗎？」史提龐諾夫太太吼。

葛登堡太太當著史提龐諾夫太太的面關上房門，雙臂交叉。

「莎夏，妳說。」

這其實只是象徵式的開頭罷了，莎夏聳聳肩。

「褲子脫掉。」葛登堡太太說。

莎夏走下床，拉高棉絨睡衣，脫下了燈籠褲。

葛登堡太太用一條有專利的精緻皮帶抽打過莎夏之後，拖了張椅子到芭芭·珍妮亞的羅馬尼亞式木頭夾板雕飾衣櫃前，拿下莎夏的一捲圖畫和水彩。莎夏別過了頭，準備聽到圖畫紙撕碎的聲音。重點是要表現出她不在乎。葛登堡太太對自己製造出的緊繃氣氛不以爲意，她把圖畫放在桌上，緩慢地一張張翻著，嘴唇一嘅，吹出微弱的口哨聲響。

「我已跟第七區藝術學院約好，明天要面談，」她口吻帶有一絲和解意味地說。「如果妳錄取，放學後就要去上課，一週三天。」

「第七區很遠耶，」莎夏回答，盡量想掩飾鬆了口氣的心情。「妳確定那地方適合知識分子嗎？」

「少擠眉弄眼的，孩子，」葛登堡太太嘆氣。「妳那張臉已經夠了。」

他們下了電車，沿欄杆而行，在結冰結得坑坑疤疤的人行道上推著一輛老舊的小車，車上裝了一捲捲的畫。葛登堡太太苗條優雅，腳上是那雙只在特殊場合才穿的駝色高跟鞋；莎夏則穿著她那件孩子氣的人造皮革大衣，整個人是一團棕色。皮革大衣的背後還有一個不甚典型的冒牌米老鼠，露齒放肆而笑。

不久，他們就看到一排公寓樓房，葛登堡太太停步，從手套裡拿出一張皺巴巴的紙片，上面有路徑指示。莎夏一臉抗拒，表情淡漠，但心裡卻頗擔憂。根據路徑指示，第七區兒童藝術夜校位於「飯後」大樓的地下室，莎夏認為這是個好兆頭。

那天早上，葛登堡太太主動給了莎夏一些珍貴的咖啡作為交換條件，要莎夏答應在面試時不會：

像隻鯉魚般張嘴呆望牆壁

玩頭髮

咬指甲

並答應會：

保持雙膝併攏

舌頭不伸出嘴巴外

微笑

「拜託，小兔兔，我要妳試試看。」葛登堡太太甜甜地說，把她做過美甲保養的手指放上莎夏的手。

他們走過「光榮歸於／蘇維埃大軍」和「刷牙」大樓然後左轉。莎夏推開沉重的鐵門往下走，感覺濕氣從靴子拉鍊滲進來。低下頭，她看到地下室前方積了水，有塊木板通往第二扇門。外面的門關上以後，莎夏和葛登堡太太在密不通風的黑暗裡走在那塊木板上，一人在舊推車的一邊保持平衡，像一對行動突然變敏捷的夢遊者。

「真是場噩夢。」葛登堡太太不出聲音地說，手指滑過滴著水的牆壁好穩住身子。莎夏哼了一聲。

有人打開了第二扇門，莎夏聞到一股灰泥味。她擠身穿過一幅厚窗簾，等雙眼習慣光線後，才發覺她踏進了自己的夢。凌亂的入口通道裡，石灰的半身像隨意散置在畫架和小型暖氣之間；莎夏看到另一間房裡有個裡面裝有濕黏土、底座如爪的浴缸，以及一隻狐狸玩偶和一籃蠟製水果。那情景就像石棉二市附近所有老舊、華麗、精緻的一切以及西方文明的每塊殘片，都被存放在「飯後」大樓的這間地下室裡。莎夏會保持雙膝併攏、舌頭不伸出嘴巴外、不咬指甲，若有必要，她還願意舔靴子、吃石頭、哭喊和哀求，只為能待在這個地方。

一個表情陰鬱、紮著馬尾的男人幫葛登堡太太在一張骨董桌上攤開莎夏的畫。莎夏注意到房間角落有個水泥的軀幹雕像。這雕像一定是列寧的，因為它穿了西裝，雙手握拳，一手還拿了頂捲起的帽子。有人在雕像的另一隻手裡塞了支彎曲的鋸叉，兩本舊舊的解剖學課本放在原該是雕像頭部之處。

馬尾男人給莎夏一隻鉛筆、一張紙和四根圖釘。她要畫一幅靜物素描，他對她這麼說，帶領她走進狹窄的走廊，來到一間教室。

教室裡的五個小孩若有所知地抬起頭，看著那男人從褲袋裡拿出橡皮擦，開始逐個擦去他們圖畫上的某些部分。進行到一半時，他的橡皮擦沒擦好，把一幅在莎夏看來很完美的圖畫弄出油亮的鉛筆抹痕。

「葛登堡同學，妳可以開始畫了。兩小時以後見。」男人輕輕拍了拍莎夏的肩就走了，留下一陣菸草味。

莎夏釘好畫紙，瞪視著那堆靜物，包括一顆蛋、一把奶油刀和一只琺瑯碗，這只要三分鐘就能畫完。那男人為什麼要給她兩小時呢？也許她沒弄懂這任務的含意。

「好，來看看損壞的情形。」其中一個男孩說。

「噢，去他的貝德博和他的石化橡皮擦啦。誰想募款替貝德博買塊新橡皮擦？嘿，妳叫什麼名字？」一個長髮的矮個子男生倚在莎夏的畫架上方。「捐點錢替貝德博買塊又好又軟的橡皮擦吧？」

莎夏一言不發地指了指畫紙角落，那裡寫著她的名字。

「我是卡蒂亞·柯坦尼可娃，」一個紮了辮子的高個子女生說。她拿下自己圖畫上的釘子，

把畫紙對折。「莎夏，妳有沒有多帶一張紙？我得重畫一張。」

「沒有，」莎夏說，望著那女生不尋常的裝扮。卡蒂亞穿了雙有高統橡皮套的毛靴和一套古式蘇維埃學校制服：棕色羊毛洋裝配黑圍裙。莎夏不知道她是窮得非這麼穿不可呢，還是想嘗試特殊造型。

「妳怎麼還不開始？」卡蒂亞問。「時間不多耶。」

莎夏打量著房間。其他小孩還在說橡皮擦的事，她感覺到在這個特殊團體裡，即使是漂亮女生也不會加害於她。這種感覺真是令人驚喜。

「我不知道他想要我怎樣。我從來沒這樣畫過。」她咕噥著把鉛筆放下。

「同志有難，就該勇於求助，」那個長髮男生說著做了個怪笑。「在這間地下室，每個人都根據自身能力，幫助無能之人。」

莎夏淡淡一笑。這些人顯然都是好人。只有好人和老人還會拿共產主義來開玩笑。

孩子們顯然很高興被這件事分散了注意，他們把莎夏推到一旁，接管了她的畫紙。從房間的一角，她看著他們幫她畫畫。先是那個一頭長髮的男生，畫出構圖的幾何框架，還顧到了碗的深影而把構圖往右移以預留空間。一個髮型古板的胖女生畫出蛋和碗的輪廓，然後輪到卡蒂亞來上陰影。

好一陣子整個房間都很安靜。卡蒂亞直挺挺地坐在莎夏的高腳椅邊緣，熟練地在那些靜物的輪廓裡填滿交疊的線條。莎夏一面咬指甲，一面驚異地看著畫上那顆蛋開始有了不真實的體積，像個超級健康的蘑菇從紙面長了出來。

「伊夫格尼·米海勒維奇好像迷上畫白色背景配白色物體的純白畫法了，」卡蒂亞解釋

著。「上星期我們花了六小時畫一個石灰方塊和一塊圓布，再之前的星期是畫那個又大、又乾的——」她輕哼著笑了笑：「骨頭。我到教室時，所有的好位子都被人占了，我只得畫那根該死骨頭的正後方。那樣根本不可能畫得像任何東西嘛。」

「看起來像特大號的肚臍啊。」男孩出言反對。

「你閉嘴啦！」卡蒂亞笑了，眯著眼看畫。蛋和碗現在看起來都很立體了，穩穩地植種在水平的桌面上，陰暗的桌角則果決地出現在前方。「莎夏，妳來畫完。妳得親自畫上幾筆才行。」

莎夏回到畫架前，鉛筆生疏地沿著碗的輪廓和奶油刀的邊緣拖過。她畫的每一條線，不管有多輕，看起來都跟整幅圖完全不搭，那些線條似乎有意搗亂，想壓過圖上的每一小塊空白。莎夏發覺時間快到了的時候，真是鬆了口氣。她咬著鉛筆尾端冰涼的鋁筆管，等貝德博回來。可是，一拐一拐走進教室的，卻是個一腿裝了木頭義肢的老男人。他的鼻頭緊張地抽動著，沒剩幾根的頭髮在頂上飄動，像一對設計不良的翅膀。他油膩的西裝翻領上有枚戰爭英雄勳章。

「葛登堡同學？」老男人說。「我們來看看。」

莎夏感到全身每條肌肉都拱成了石頭，血液湧上她的臉。

老男人在她身後站了一會兒。他身上有丙酮的味道。他每個輕微的小動作都透過腐朽的地板，清楚傳上莎夏搖搖晃晃的高腳椅。

「啊哈，」他終於開口，然後聲如雷鳴地吼：「你們都被開除了！出去！再也不要回來！全是不知感激的豬……」他頓了頓，打量著整個房間：「蠢牛！」

老男人似乎想不出話來了，他迅速轉身離開，木腿在走廊上的喀喀聲愈來愈遠。莎夏嚇壞了。她的目光不離地板，站起身，跟著那男人走出教室。

「曄——」卡蒂亞在她身後說：「歡迎加入集體農場！」

整間教室爆出大笑。

笨蛋，莎夏心想，一面把淚水眨掉。

她沒有一眼就看到母親，只看到她的靴子，靠在有著玻璃裂縫的茶几上，一旁還放了瓶白蘭地和一盤檸檬片。她追隨靴子的方向，找到了葛登堡太太，她慵懶地仰躺在簾幔後方一張骯髒的小沙發上。

莎夏從沒料到母親會那樣攤開身體躺著。莎夏很確定，這正是那個生來就穿著漿洗過的襯衫、戴了串珍珠的母親沒錯。莎夏猜想，這世界一定得轉上九十度，才能讓盧伯芙·葛登堡把雙腿放上茶几。她站著，不悅且不敢置信，看著貝德博把母親的玻璃杯斟滿。

葛登堡太太在笑。她的雙頰暈紅，光線照上她戴了金套的虎牙，讓她看起來像個吸血鬼。兩杯白蘭地下肚就會變成這樣嗎？莎夏等著獨腳男把教室裡發生的事告訴母親，但他好像完全忘了這回事。

「我是否有此榮幸，找一天替妳畫幅素描呢？」他問葛登堡太太。

「那就要走著瞧了，伊夫格尼·米海勒維奇。」她的聲音悅耳，同時注意到莎夏。

莎夏用力擠進外套裡，貝德博則幫忙葛登堡太太穿上大衣。戶外的空氣寒冷清新，下午四點天就完全黑了。最靠近的一盞街燈遠在「光榮歸於」大樓附近，莎夏看見月亮和幾顆星星。她極目瞪視著，然後當她往前看著黑暗的街道時，就看到一個個黑色小點的殘像。

她的目光轉向母親，等母親發出不滿的噓聲，但葛登堡太太什麼也沒說。少了母親的攻訐，莎夏只能面對自己內心的絕望。走在葛登堡太太身邊的她，那份自傷自憐的感覺純粹得教人量

眩。如果有人說「莎夏啊，放棄五年的生命，第七區兒童藝術夜校就會錄取妳」，她絕對欣然同意。她真希望剛剛沒作弊。如果是她自己畫的，就算沒功勞也有苦勞。

「希望電車快來。」他們來到電車站時，葛登堡太太說。「我好累哦，妳冷不冷？」

她平靜的語調讓莎夏很驚訝。「妳沒生我的氣？」莎夏冷漠地問。

「我為什麼要生氣？」

電車發出叮噹聲轉過街角，老式的流線型車身裡亮著燦爛的黃光，讓人以為車內一定很溫暖。燈光是會騙人的，電車裡面就跟外頭一樣冷。葛登堡太太把車票插進打票機，坐在裂開了的塑膠座位上。

「妳錄取了。下週開始上課。」

莎夏嚇了一跳。

「高興嗎？」

「可是我以為……」

「他們喜歡妳的畫。伊夫格尼·米海勒維奇說妳的畫有種質樸感。」葛登堡太太笑了，那是個優美而安心的笑。

莎夏說不出話來，看著她母親小小頭顱上被人造皮草裹著的金髮。

葛登堡太太整個人放鬆下來，撥了撥頭髮。

「現在注意認路。我不會天天帶妳上課。」她戴著皮手套的手搭上了莎夏的衣袖，又笑了。「妳可知道伊夫格尼·米海勒維奇還跟我說了什麼嗎？他說妳跟我很像，只不過被某種更濃的東西稀釋了。」